



乐享暑假

熬夜为世界杯加油,乘坐邮轮与海共舞,全家抓阄笑翻屋顶,去熊猫基地剪竹叶……在名为“暑假”的荷塘时光里,同学们如欢快的小鱼,在荷香中自由游弋,收获惊喜与感动,在经历中学会担当,也开阔了视野。而成长,就在这不知不觉间悄然到来。

“窃”看世界杯

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五年(1)班 杨景勋

十天前的凌晨,爸爸推开房门时,我正缩在毛巾被里握紧拳头,仿佛那个球是我踢进去的。

手机屏幕上的色块猛地炸开,解说员扯着嗓子喊出“3比2”,我一口咬住枕巾角,硬生生把一声狂喜大吼咽了回去。

暑假前踢球,一次急停转身,膝盖“咔”的一声脆响,像折断了一截树枝。医生说是半月板损伤,叮嘱多躺少动。偏偏世界杯接踵而至,赛程大多是在深夜或凌晨。妈妈知道我是球迷,雷厉风行地直接把电视遥控器锁进了抽屉,理由掷地有声:“熬夜看球,膝盖别想好了。”

可我枕头底下藏着一部旧手机,虽然屏幕早已摔得蛛网密布,画面像红绿颜料糊作一团,人脸也成了马赛克,但耳机孔奇迹般地好用。

那天凌晨,我摸黑掏出手机,戴上耳机。解说员刚说“梅西拿球”,我浑身一激灵,仿佛自己脚下真粘着球,三晃两晃就过了人,脚下呼呼生风,膝盖也不觉得疼了。

自打世界杯开幕,每晚等爸妈房间彻底没了响动,我便把毛巾被拉到下巴,全身绷得像根拉满的弦,翻身比

猫还轻。每逢进球瞬间,我死死咬住被角,把那声“好球”嚼碎了咽回肚里,一点声响都不能出。但凡听见爸爸去卫生间的脚步声,我便飞快扯下耳机,手机往毛巾被里一塞,双眼紧闭,放平呼吸,动作一气呵成。

四分之一决赛开始了,我看得入了魔,什么外面的响动,什么小心翼翼,全忘得一干二净。

突然,房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,爸爸站在那里,我的手机屏幕还明晃晃亮着……这下完了,铁定要被没收!

可爸爸没发火,他眉头微皱地盯了我几秒,随即走了过来,只是弯下腰凑近瞅了瞅宛如印象派画作的屏幕:“这破玩意儿,人脸都分不清,你还能看得进去?”我嗓子又干又紧,一个字也挤不出。

爸爸转身往外走,到了门口顿住脚,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:“晚上定闹钟,去客厅看电视。”我一时愣住了,直到他走出几步,才猛然回过神。“真的?”我冲着门口喊了一嗓子。外边传来闷闷的一句:“真的,别把眼睛看坏了。”

我“哇”的一声叫出来,一脚把毛巾被蹬到床尾,终于能堂堂正正、痛痛快快地看决赛了!

指导教师:孙晓旭

与海共舞

河北区第二实验新世纪小学三年(3)班 曾祥宇

海风在耳边呼呼作响,我双手死死攥住船舷栏杆,眼前那片晃动的蓝,搅得我胃里翻江倒海。

暑假里,我和爸爸妈妈第一次乘坐邮轮去韩国。船身劈开海面,湛蓝的海水被犁成两半,翻卷出雪白的浪花,像给大海镶上了一道碎银边。

我的身子随着波浪上下起伏,仿佛骑在一匹不肯停歇的野马背上。海腥味直冲鼻腔,机器的震颤从脚底传到头顶,整个世界都在摇摆。我嘴里泛着酸水,连眼睛都不敢睁开——只要一睁眼,满世界都是摇晃的蓝。

妈妈轻拍我的肩膀:“别总盯着脚下,试着抬头看看天和海,兴许会好受些。”我勉强抬起头,天空的蓝与海面连成一片,像一张巨网把我裹得严严实实,挣脱不得,感觉晃得更加厉害。

爸爸弯下腰,手掌贴着我的后背,低声说:“别和船较劲,试着放松,把自己当成海的一部分,跟着它一起动。”

当成海的一部分?我很是疑惑。爸爸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:“两腿分开,膝盖微屈,像扎马步一样,顺着船的节奏晃动。”我半信半疑地照做,脚掌紧贴甲板,膝盖放松下来,像一棵往泥土里扎根的小树。

开始还是东倒西歪,可渐渐地,我抓住了某种节奏:船身抬升,我便踮起脚尖;船身下沉,我便屈膝缓冲。像与一头巨鲸共舞,我不再死死拽着它,而是跟随它的呼吸起伏。

直到这时,我才敢认真端详大海。船舷边是浅碧色的蓝,像被阳光浸泡过的薄荷糖;稍远些,沉淀成靛蓝,仿佛夜空落进了水里;最远处,海天交融,是朦胧的雾蓝色。

更奇妙的是,胃不再翻腾,胸口那块压着的石头也碎了,化作清凉的风,从唇齿间呼出。我张开双臂,深深吸了一口海风,咸涩中带着阳光的暖意,清爽得像刚剥开的橘子皮。阳光从云缝间漏下,海面碎成千万片蓝玻璃;浪尖上的泡沫洁白如雪,又染着淡淡的蓝影。

我忽然觉得,自己不再是汽水瓶里乱滚的弹珠——我成了一滴水珠,正随着这片蓝色一同涌起,又一同落下。终于明白了,有些困难不必硬碰硬,当我试着融入这片海,它反而将我稳稳托起,送向远方。

此刻的海风不再骇人,倒像在为我轻声歌唱。靠在爸妈身边,望着湛蓝的海面,我笑了!

指导教师:邵萌



杨丽莉绘

抓阄洗碗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

六年(11)班 张佳宜

我说出“受害人”三个字时,爸爸妈妈爆发出炸雷般的笑声。那笑声撞上天花板,又弹回四壁,连窗外的月亮都晃了几晃。

可十分钟前,家里还是另一番情景。

上周六晚饭后,面对满桌油汪汪的碗碟,爸爸忽然把筷子一拍,眼珠滴溜溜在我身上打转:“咱们玩个抓阄洗碗的游戏吧,谁抓到写有‘洗’字的纸团,今晚的碗就归谁洗。”他挤眉弄眼,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

妈妈立刻鼓掌附和。我虽觉得爸爸笑得贼兮兮的,但转念一想,不过是个游戏,便硬着头皮点了头。

爸爸撕了三张白纸,背过身去捣鼓。我偷瞄见他写完字后,手指像变魔术,纸团在掌心里滚来滚去。等他转回身,三个小白球安安静静地躺在桌上。先下手为强,我率先伸手猛地抓起最近的那团。

展开纸团的刹那,瞳孔倏地放大:“洗”字像一只黑蜘蛛,趴在纸心正中。“完了……”我的声音带着哭腔。爸爸眉毛一挑,嘴角快咧到耳根:“恭喜你抽中特等奖!”妈妈赶紧别过脸去,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
我端着碗碟往厨房走,叮当响了一路,可心里越想越觉得蹊跷,脚步不由得放慢了,脚下突然刹住。不对!妈妈的纸团还捏在手里,爸爸的纸团也还攥在掌心,他俩像两尊雕像,动都没动。肯定有鬼!

“你俩也打开看看呀!”我把碗碟重新放回桌上,又起了腰。爸爸立马将纸团捏变了形:“不用看,你写的是‘洗’,我们自然是‘不洗’了……”他越解释,声音越虚,越说越没底气。

我眼珠一转,忽然仰头盯住天花板,又慢慢移向墙角:“妈,那儿有只蚊子!”妈妈立刻转身去看。她手指一松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纸团,竟然也是“洗”!再抢过爸爸的,一模一样。

“哼!”我把三个纸团拍在桌上,像拍惊堂木,“爸爸是主谋,罚洗碗;妈妈是从犯,罚擦桌子。”爸爸脸涨得通红,嘴里嘟囔着:“这叫‘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’。”我一挥手:“本人宣判,阴谋无效,至于我这个‘受害人’嘛——”

笑声再次炸开,却和之前全然不同。爸爸的笑里有了甘拜下风,妈妈的笑里有了刮目相看。那些油汪汪的碗碟,在灯下泛着晶亮的光,像在为这个终于扯平的夜晚,轻轻鼓掌!

竹叶上的金绒光

和平区新星小学

三年(6)班 袁煦桐

夏日的午后,我在都江堰熊猫基地,看一只年迈熊猫慢悠悠啃着我剪的竹叶。阳光把它的绒毛染成金色,它像在吃最甜的糖果。

这个暑假,妈妈带我去成都。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,因为要去当熊猫小义工,那可是真正的大熊猫基地!一路上我幻想:喂竹子,摸熊猫,最好还能抱一抱。

踏进大门,清凉的风裹着竹香扑来,像打翻了整片竹林,那清香沁人心脾。

放眼望去,熊猫们或坐啃竹子,或仰面晒太阳,或挂在树杈上打盹,像漏了馅的芝麻汤圆。我的脚像被粘住,走一步停三步,眼睛忙不过来。

正兴奋地看个不停,饲养员阿姨笑眯眯对我们说:“想近距离接触熊猫,要先学会剪竹叶。有些爷爷辈的熊猫牙磨平了,硬叶子啃不动,只能吃嫩叶尖。”我愣了一下,心里嘟囔:还得先干活呀?不过转念一想,剪完了就能跟熊猫玩了,于是便鼓足了干劲。

我坐在小板凳上,抓起剪刀和一捆青竹。嘿,这有什么难的?可没剪一会儿,手腕就开始发酸,竹叶边缘毛茸茸的,捏久了,指头被磨得微微泛红,闷热裹着青涩的叶子味儿,黏在脸上。

慢慢地,我剪得越来越快,“咔嚓咔嚓”像赶火车——老的嫩的全塞进筐里,心里只盼着快结束吧,焦躁如潮水涌来。

正敷衍得起劲,一抬头,旁边一个义工大姐姐让我呆住了。她眼睛专注得发光,每根竹枝都翻来覆去地看,发黄的、带硬梗的,轻轻撇掉,只留下最翠绿柔软的嫩叶。

姐姐捏着叶柄,像在摆弄宝贝。发现我看她,她眼睛弯成月牙:“这些嫩竹叶,是年迈熊猫的一日三餐。你想想,我们吃饭嚼不动多难受?细致点,它们就能吃得更香。”

她的话像小石子投进我心里荡起愧疚,我的脸腾地烧起来,赶紧重新拿起剪刀。这一次,深吸一口气,放慢动作,一根一根挑,一片一片剪,硬的不要,黄的丢掉,只留最嫩最软,指尖染上青绿。

最后,我在筐底铺了一层细软的叶子,像给竹叶铺了张小床。手腕还是酸,可心里忽然踏实了。

我们把筐抬到活动区。不一会儿,一只毛发蓬松、走路慢吞吞的老熊猫踱了过来。它嗅了嗅,捧起一把,歪着脑袋,眯着眼,“咔嚓咔嚓”地吃,胡须沾满碎叶屑。阳光穿过竹林,在它身上镀了一层暖洋洋的金色——它真的变成了一只金熊猫!

这一刻,所有的累都飞走了,心里满满的、软软的。我忽然明白,守护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藏在每一片认真挑过的竹叶里,藏在指头上那一点点的红印里,和心头那份暖意。

指导教师:李蝉伊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